

雪樵經解

五

壺川馮世瀛雪樵采輯

邢江晉銅古齋主人重校

大雅 熊氏未曰案小雅集傳以正大雅為會朝之樂受釐陳戒之辭文王大明縣三篇國語皆以為兩君相見之樂朱子謂特舉其一端而言其實天子諸侯會朝之樂也皇矣追述太王王季之德業而大明縣詩同意生民又推本后稷所以積功累德之由朱子疑為郊祀後受釐陳戒之詩早禮有玉瓚享祀勞神等語或亦受釐之樂思齊追述太妊太姒太姜之德言文王在宮御家之事為詳疑此入而燕處之樂靈臺豈亦出而遊觀之樂乎若越禮言文王之德下武有聲皆兼言武王之事其樂或用之宗廟或用之朝廷今皆不可知若行葦以下四篇為受釐之辭公劉以下二篇為陳戒之辭則又明白曉然者矣惜其被之聲歌者其音節已不復存然善觀詩者但玩其辭氣亦足以識先王之雅道矣

文王總論 以下文王之什

小序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鄭箋受命受天命而王天下制立周邦春秋宣十五年左傳引陳錫哉周云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造即作字之義序依經為說也經內言命者凡八箋言

受天命而王天下於昭于天言天故命之以為王使君天下亦依經為說未嘗及符瑞也正義乃廣引繹侯赤雀丹書以釋受命非序意並非箋意矣傳此詩首章言文王之昭于天而不言其所以昭次章言其令聞不已而不言其所以聞而于四章然後所以昭明而巳者乃可得而見焉然亦多詠歎之詞而語其所以為德之實則不越乎敬之一字而已劉氏瑾曰敬者于聖傳心之法即所謂欽也虞書五篇言欽者十有三言敬者七而仲虺告湯亦曰欽從天道尚父告武王亦曰敬勝怠者吉是在創業垂統者固在于此敬而持盈守成者亦在于此敬也案敬為聖學徹始徹終之道詩言受命而推本及之呂氏春秋以此篇為周公所作洵非周公不能作矣然其旨自集傳發之乃昭然若揭日月而行宋學之粹于漢唐以此類觀之可以見矣

文王陟降二句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毛鄭舊說皆就文王存時言毛訓陟為升訓降為下陟降謂上接天下

接人鄭訓在為察言文王能觀知天意順其所為從而行之正義申傳云接天接人謂與之交接天則恭敬承事以接之人則恩禮撫養以接之也或以上接天解陟與在帝三字下接人解降與左右三字朱子集傳乃就文王沒後說謂文王之神在天一升一降無時不在帝之左右此以為如春秋傳叔父陟降在我先王

詩 大雅 文王什

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之意也稽古編謂文王篇言文王受命故首章即言受命之事首二句言未受命之先德已著見于天末二句言既受命之後事天治人皆能奉若天道蓋作周之本在于受天命而受天之命在于與天合德詩美文王德乃爲第一義如集傳云云是舍人而徵鬼矣案朱子初說見于東萊讀詩記者亦沿古注後改今說母以於昭于天在帝左右以生存時義有所難適歟然如稽古編所述則古訓亦未嘗不切理而近情也

禮慶文王 禮慶毛傳云勉也與爾雅訓合易疏詩傳禮記注皆用此解則其說殆必有所受矣徐鼎臣以說王無禮字欲改从女从尾作媯媯董道從而和之引崔靈恩集注作媯媯文王爲證不知經典之字不載子說文者多矣改之可勝改乎崔注宋世已無其書董氏何以獨得見也董氏引說文云媯勉也今說文媯字訓順也無勉之一解殆亦臆說或又以說文變字隸書假借作聲音門門與勉一聲之轉禮慶文王即勉勉我王之義故毛以爲勉也說于情事較近然訓詁之法以漢儒爲權輿古無其義而漢儒有之即可依據若必一一求爲某字之轉音未免震世而駭俗矣

陳錫哉周 陳錫猶較錫也哉毛傳訓載鄭箋訓始其訓爲語辭者李氏也集傳解爲上帝敷錫于周是以于字代哉字稽古編云陳錫謂文王能敷恩惠非指上帝言哉字與于本不相倫亦未可通用載始兩訓毛傳雖殊然載亦可訓始左傳國語引此皆作載左傳羊舌職云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造周正是始義國語芮良夫云載周以至于今載周與至今首尾之詞也與造周同義韋昭注載成周道載成者亦謂始成之也惟王肅述毛以爲載行周道而杜預左傳注因之蓋預事晉武帝而肅實帝之外王父宜乎用其語矣案哉古通才書往哉汝諧張平子碑作往才說文才字云草木之始也是哉之爲始不但哉生明哉生魄爲有明微宜从齊說爲當

永言配命 集傳水訓長配訓合天命天理也言能常自省察使其所行無不合于天理則盛大之福自我致之有不待外求而得者矣薛氏悌生亦謂後王當思文王所以能受命者在干修德而所謂修德者在無一時一事之不合乎理呂氏祖謙則以爲王者代天理物操典禮命討之柄以臨天下故曰配命與集傳說不同稽古編謂此篇凡八言命當通爲一義詩叙受命作周之命也其命維新帝命不時上帝既命言命之歸于周也一言靡常兩言不易言命之所以去商而歸周也文王與天合德故能受之成王能述修文王之德



則亦能配之配命者謂配上帝魯命之意配命之實不外事修配命之效自致多福四語意相連貫毛鄭但云配天命而行不言何者為天命正以詩歷言命其旨本同不須復解也此說甚是蓋天理即德也上章既言事修德此若又言配天理于義為復似東萊說非毛鄭意而亦未可廢也

擊仲氏三句

擊仲氏任毛傳云擊國任姓之女也自彼殷商來嫁于周鄭箋謂擊國之女從殷商畿內來

不必定在畿內後儒多警之蓋以周語云擊時之國由大任注云二國矣仲仲虺之後仲虺雖國于薛而相

湯致王為開代元勳其子孫當別有食采于王畿如周之周召二公者則擊蓋畿內國其說可信故黃氏一

正諸家仍主毛鄭說若唐書世系表云祖已七世孫從國于擊虺已者仲虺之後此則非是也季歷娶婦時

尚未為世子乃古公初年也計古公在位去武丁未久祖已事武丁其子當與古公同時而太任已生于擊

安得謂七世孫方徙于擊乎宋洪邁謂唐世系表皆承用各家譜牒故多謬誤良然

曰嬪子京 毛傳訓嬪為婦訓京為大鄭箋京周國之地小別名也王肅謂其盡婦道于大國正義斥其不詞

孫統以京為京師正義又詆為不道謂裸將于京可得為京師此王季時不得為京師也紬義云鄘風景山

與京傳云京高邱也皇矣依其在京傳曰大阜曰京皆別之為邱阜公劉篇乃觀于京無傳而京師之野傳

云是京乃大衆所宜居之野大釋京衆釋師與此以京訓大正同公劉得為京師何王季獨不得為京師乎

王肅稱大國諫非毛旨若孫統所言未為失也案白虎通引此詩為改號為周易邑為京之證改號易邑義雖未安然可見漢世諸儒皆以京為京師矣要之京者後人所追稱非王季時即有此顯號以此推之則孫統說初未嘗與毛鄭相抵牾悟矣

在洽之陽

毛傳洽水也正義以洽與渭連文又水北曰陽謂渭是水名則洽亦水也此以傳之洽水特因渭

水推而知之也攷水經河水篇云河水又東逕郃陽城東郃陽道元注周烈王十七年魏文侯伐秦至鄭還樂

汾陰郃縣即此城也故有莘邑為太姒之國詩云在洽之陽在渭之涘謂此也城在北澗水南去二水各數

里城南側又有澗水東南出城注于河城南亦有澗水東流東注于河水南猶有文母廟前有碑去城一十里即郃水也縣取名焉故應劭曰在郃水之陽也如鄭注則實有郃水非假渭水推而知之矣郃陽漢書地理志及說文俱作郃史記魏世家又作合陽皆即此詩洽陽也

恨天之妹 恨天之妹毛傳訓俱爲馨釋文云韓詩俱作馨馨也正義引說文俱馨喻也言馨作是天之妹然

尊重之甚也此合韓義爲說與箋如天之有女弟訓同然謂爲毛之本意恐未必然也紬義云文王嘉止傳

云嘉美也文王已嘉美大妣之賢則必真知灼見得其異于常人之實左傳室如懸馨本義作馨是馨與馨

同爾雅釋詁馨與悉俱訓爲盡傳意言文王嘉美此大邦之子馨悉爲天女弟故其文德能安定而善祥

也俱釋文作臺偏反與馨字一聲之轉故可讀爲馨案說文俱論也下云一曰間見此又用爾雅釋詁文以

爾雅本釋詩也間音陳言若不可多見而間見之與馨字義反而亦可互相補備若馨作之方言後世通之

者鮮矣 造舟爲梁 造集傳訓作梁橋也言作船于水比之而加板于上以通行者即今之浮橋也傳曰天子造舟諸

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張子曰造舟爲梁文王所制而周世遂以爲天子之禮也案天子造舟四句本爾

雅文說文云造古文從舟故李巡注謂比其舟而渡曰船孫炎注亦謂船舟比舟也又方言云船舟謂之浮

梁玉篇云天子船曰船廣韻以舟爲橋曰船是比舟乃船字本義故後儒多議集傳作字之訓爲非蓋以訓

造爲作則詩言作舟祗成舟耳如何便成橋梁宜其不得不更以比之而加板于上言之也然集傳云云雖

非造字本義而于比舟之訓要未嘗相戾分別觀之可也

其會如林 會毛公無傳如林言衆而不爲用也朱子集傳以爲即周書武成篇受率其旅若林之意謂武王

伐紂之時紂衆會集如林以拒武王也說文於部引詩作其旛如林復引左傳旛動而鼓及一曰建大木置

石其上發以機以槌敵爲證案杜元凱左傳注云旛旗也與說文旛旗也義同蓋旛之竿必以木爲之旛旆

旛多則竿之見不可勝計故以如林喻之馬季長廣成頌旛旛森其如林是也說文引詩用毛氏古文而亦

兼採三家詩此詩之會鄭不破字而以會集其兵衆釋之知毛本作會其作旛者殆三家之異文爾然集傳

字訓于如林之喻倍覺親切實較會字之義爲長惟說文建大木云云實則本于桓五年傳賈公彥疏而飛

石之注起于范蠡魏太祖以之爲霹靂車非三代時所有許叔重引之不過以旛之爲字又有此一義未可據爲此詩之證也

會朝清明 毛傳會訓甲言不崇朝而天下清明也後儒以意述毛各自爲說鄭康成以甲爲兵甲之甲言天

期是已至兵甲之異師率之武故今伐殷合兵以清明王子雍孔仲達以甲爲甲子之甲謂即書所謂甲子

爽是也近惠氏棟以傳甲字即甲夜甲令之意古人以甲為第一甲朝猶云一朝也書曰壹戎股言役不再籍也李氏輔平又以會甲為鬻鬻之省文引說文鬻字云日月合宿為玉從會从辰徐音植鄰切王篇音時真切又音會廣韻十七真不收十四泰載鬻字音黃外切經典中言日月合宿或作會或作辰各從鬻字之亦作晨爾雅云早也說文作晨云味爽也鬻云晨也从日在甲上然則此經會朝是鬻之省文傳訓甲又甲半而辰之省文蓋雖屆朝日而時尚早故曰不崇朝而天下清明也此解甲字與王孔味爽惠氏一朝之意皆可相通是甲兵之訓洵非毛義矣

縹緜瓜瓞 毛傳縹緜不絕貌瓜紹也瓞瓞也鄭箋瓜之本質縹先歲之瓜必小狀似瓞故謂之瓞縹緜然若將無長大時正義瓜之族類本有二種大者曰瓜小者曰瓞又曰后稷乃帝嚳之曾孫是譽為瓜而稷為瓞自稷以下祖紺以上皆為瓞紉義云爾雅釋草瓞瓞其紹瓞舍人云瓞名瓞小瓜也紹繼謂瓞子孫炎曰瓞小瓜子為瓞其本子小紹先歲之瓜曰瓞是紹繼即為小瓜如箋義當以先歲之瓜喻經中瓜字為近本之實其小如瓞喻自后稷以下如傳義則直以瓜紹如瓞喻太王遷岐初時尚未隆盛至胥字築室而後日見隆盛也正義云云兩失毛鄭之旨矣案爾雅之紹與說文瓞字同義說文云瓞本不勝末微弱也从二瓜讀若瓞蓋近本實小不若近末之大故云微弱紉義公析傳箋意最明可補入疏中

自土沮漆

毛傳訓自為用土為居沮漆沮水漆水也集傳沮漆二水名禹貢錕指謂徧考羣書邠地有漆無

沮經義述聞以為土字當從齊詩讀杜杜本名在漢扶風杜陽縣南南入渭今屬麟遊武功二縣漆水在右

扶風漆縣西北入涇今屬邠州沮當為徂往也自土沮漆猶下文言自西徂東言公劉去邠適邠自杜水往

至于漆水也徂與沮相似又因漆而誤加水旁耳詩考正則以自土沮漆為謂居地迫小近此沮洳漆水岸

側引魏風彼汾沮洳為水旁地之證毛詩紉義又據禹貢雍州會同之文以水經大澗水一名岐水與雍水

合流而注于渭者為即此詩沮水數說不同案雍州有二漆沮一在涇東屬漢馮翊一在涇西屬漢扶風緣

下流皆入于渭故說者多膠糶不清茲自土沮漆若主公劉遷邠言則述聞所云于義為順然下文即承以

古公亶父句明是指太王遷岐言若猶在邠不得言未有室家矣似紉義說亦屬可從至詩考正以沮為沮

洳則經文必作自土漆沮洳而義始明不得徑省其文顛倒其字而曰自土沮漆也

陶復陶穴

陶復陶穴毛傳云陶其土而復之陶其壤而穴之鄭箋謂復者復于土土鑿地曰穴皆如陶然正

詩文王什



義引說文陶瓦器窰也謂以陶去其土而爲之故謂之陶復者地上爲之取土于地復築而堅之故以土言  
穴者窰地爲之土無所用直去其息土而已故以壤言之紬義辨之曰考工記粵埴之工二有陶人插人甌  
盈甌禹庚皆陶人職之此詩之陶當如考工土與壤別禹貢孔傳云無塊曰壤馬融云壤天性和義也說文  
以爲軟土陶其土壤謂以塗墜屋也傳讀復如復說文云覆地室也覆之穴之猶言爲覆爲穴耳取土復築  
息土不用自是箋義正義以箋釋傳又以陶爲窰失之案古窟居隨地而造平地則不鑿但累土爲之謂之  
爲復若高地則鑿爲坎謂之爲穴其形皆如陶窰賈公彥亦有是言故集傳以復重窰也穴土室也釋之箋  
疏分析固過于拘泥而紬義辨窰音搖陶音桃亦未的古陶與繇通鼻陶或作咎繇禹貢厥草惟繇亦讀如  
搖則陶與窰音初未嘗不同也

率

西水滸二句 毛傳率循也滸水涯也鄭箋謂循西水屋沮漆水側也詩考正以率西水滸傳爲踰梁山自

東而西循渭水北涯而上皆馬行不舟楫謂箋說失之且引程泰之雍錄渭水在梁山南循渭而上可以達  
岐及閭百詩自邠抵岐二百五十餘里梁山適界乎一百三十里之間云云爲證經義述聞謂如其說則當  
云率北水滸不當云率西水滸矣詩敘太王去邠遷岐之事自當始于邠終于岐不當始于梁山之南渭水  
之北而畧去自邠至梁山百餘里之地也率西水滸正承上章漆水而言爾雅云率自也西邠之西也太王  
自邠西漆水之滸南踰梁山又西行至于岐山之下約而言之故曰率西水滸至于岐下也案此以水滸爲  
邠西漆水之滸故訓率爲自若從紬義以爲扶風漆沮則漆水由岐山北西南流合杜水岐水而後屈而逕  
岐山之南則在西頭水滸較多循次而至岐山至周原次第亦可如繪矣然爲邠爲岐安得起作詩者而問  
之

董茶如飴

毛傳董菜也茶苦菜也箋云周原膾膾肥美其所生菜雖有性苦者甘如飴也正義引爾雅釋草

葑董草晉語董于肉郭璞賈逵以鳥頭當之嚴氏詩緝謂鳥頭乃毒物肥美之地能使草無美惡皆猥大

豈能變毒爲美董定是董苜之董案此駁甚是爾雅董字原有兩條一摺苦董郭璞云字葵董葉似柳子如

來灼食之滑邪疏摺一名苦蕒可食之菜也又引本草注云此菜野生非人所種俗謂之莖菜葉似葢花紫

色內則董苜紛榆是也觀此二說孔疏之誤可見矣苦董苦茶雖同以苦得名然董味甘美茶之味草木疏

亦言其得霜則甜故董則禮用以爲滑茶則禮用以爲老二物正是同類惟周地所生甘美如飴故詩人所





金襲陸氏之言與集傳正相反矣

混夷騶突二句

混夷即昆夷鄭箋夷狄國也騶毛傳訓突喙訓因言其見文王使者將士衆過已國則惶怖

驚走奔突入此柞域之中而逃甚困劇也騶說文云馬行疾貌引詩混夷騶突蓋馬之行疾有奔突之義故

云突也或據說文騶字云馬突也謂疾未即是突特古者四聲無別騶突同音音同者義可通故傳讀騶爲

突文選靈光殿賦盜賊奔突張載注云突唐突也引詩作昆夷突矣李善不云字異是晉唐時經文有作突

者矣喙之爲困正義以爲未詳案方言云噉餽倦也倦即困玉篇噉云困極也或作瘞瘞亦訓困極亦作喙

是喙瘞瘞三字通毛讀喙如瘞故曰困也又晉語靡笄之役郤獻子傷曰余病喙章注喙短氣貌郤以喙爲

病病豈非困乎短氣亦困之狀也此皆足與毛傳相發

文王蹶厥生

蹶毛傳訓動生字無解鄭箋云虞芮質成而文王動其絛絛民初生之道謂廣其德而王業大

也正義亦云虞芮既平歸周益衆文王于是動其太王初生之道言太王始生王業文王增而長之使王業

益大生字皆指初生之道言解見迂回集傳故以爲未詳其義而引或曰生猶起也之言以附其後謂諸侯

歸周者衆而文王由此動其興起之勢益大儒疑事母質之虛心也或據毛傳引爭田譚田末云天下聞之

而歸者四十餘國謂未二語正釋蹶生二字言天下民生歸周者多蹶赴如恐後也此釋蹶義雖與舊說殊

而足相補備外此則蘇子由所云虞芮欲質其成而文王有以動之使其禮義廉恥之心油然而生云云尙

爲文從而字順也

左右奉璋

毛傳牛珪曰璋卽箋云璋瓚也祭祀之禮王裸以圭瓚諸臣助之亞裸以璋瓚正義謂傳惟解璋

而不言瓚則不以此爲祭紉義辨之云郊特牲裸以圭璋玉人云裸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又云大璋中

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郊特牲言裸玉人言鼻言勺爲瓚自明尙

書顧命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孔傳牛圭曰璋臣所奉王已祭太保又祭報祭曰酢正義曰於正

祭後更復報祭猶如正祭大祭之亞獻也又引祭統云君執圭瓚太保執璋瓚亞獻用璋瓚此非正祭亦

是亞獻之類故亦執璋夫尙書惟言秉璋彼正義以璋瓚釋之何于此傳獨謂毛不言瓚而定爲非祭乎案

六師及之

六師及之毛傳以爲天子六軍鄭箋云二千五百人爲師今王與師行者殷末之制未有周禮五

師爲軍軍萬二千五百人正義謂鄭此言未是定說若是當時實事文王未必已備六軍因言師不言軍故爲此解耳鄭答趙商臨頌及易書詩之注皆言有六軍三軍之法何故于此獨言殷末也毛詩紉義辨之曰瞻彼洛矣常武靈以六師爲六軍明軍師無別此變獨分晰軍師人數非無故也文王大明綿三篇經文有文王所言制度爲後人追稱之詞顯然易見此次三篇之後序言文王而經變稱王周王是據當時實事故周王壽考箋云文王是時年已九十餘矣年數既據其實與師不當有異箋以爲殷末之制不可謂非定說案自虎通引此詩云三軍者何法法天地人也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二千五百人師爲一軍六師一萬五千人也與箋義小異然鄭答趙商謂師者衆之通名故人多云焉欲著大數則仍稱軍是康成之意明以此詩所著爲非大數紉義說不認也

瞻彼旱麓 毛傳旱山名正義不言山在何處王伯厚始引南鄭旱山以當之閻百詩又引後漢郡國志及水經注沔水篇南鄭縣漢水右合池水出旱山山下有詞又引明一統志旱山在漢中府治西南六十五里一名嶧山上有雲輦雨爲證旱玉篇廣韻俱作嶧云山名在南鄭縣旱嶧字異要其謂在南鄭則一也惟水經漢水條云漢水又東過魏興安陽縣南沔水出自旱山北注之灇注引華陽國志安陽縣故隸漢中魏分漢中立魏興郡安陽縣焉沔水出西南而東北入漢安陽魏改置黃金縣宋併入真符縣元省入洋州今其故城在洋縣東北一百三十里洋縣在南鄭東一百二十里而上旱山又在南鄭西南六十五里二山相距幾三百里是安陽別有旱山此詩所詠未知誰指或曰灇注于沔水所出不復言山意與上山爲一然則漢江南岸自南鄭東抵洋縣皆旱山縣耳闊遠宜其能興雲致雨歟

瑟彼玉瓚二句 玉瓚毛傳云圭瓚也黃流在中謂黃金所以飾流也瑟字無訓鄭箋鮮潔貌黃流相也瑟釋文作瓚謂飾飾字是後人所加正義釋傳亦作黃金所以流也又曰定本集注皆有飾字于義易曉則俗本無飾字者誤也陸孔所見各異而孔以有飾字爲易曉者蓋謂黃金爲圭瓚之飾以毛訓流爲瓚也故其述經曰瑟然而鮮潔者乃彼圭玉之瓚而以黃金爲之勺金得流而前注其相瓚之酒爲金所照色黃而流在于其中也又釋傳曰器是黃金其酒亦黃故謂之黃流也不知毛傳金字釋經黃字也二字釋經黃字也二字釋經在中二字皆黃金之勺所以流在中之也初非訓流爲瓚謂金黃酒亦黃也李氏謂正義述毛以黃流爲瓚則橫溢黃金如以黃金爲勺則又橫溢黃流進退俱違毛意非苛論也

惠于宗公 惠順也宗毛傳訓神宗公不言何指鄭箋以宗公爲大臣言文王爲政咨于大臣順而行之故能

當于神明正義據書序班宗彛及中庸陳其宗器皆謂宗廟爲宗又下文類言神罔謂宗公是宗廟先公二

說不同紬義謂上順祖宗安甯百神無失其道其說出于王子雍而以宗廟之神爲宗公則孔以已說橫爲

毛義傳意初不如是也尙書六宗月令天宗祭法幽宗靈宗皆屬天神是天亦得稱宗神也案此因下不聞

亦式二句毛云言其性與天合全詩中無天字而傳爲此語遂據爲毛以宗爲天神之證竝謂其所以順乎

宗神者卽下肅雍雍是天宗固爲天神之稱而傳云性與天合未必卽承惠于宗公而言且下肅雍字一屬

在宮一屬在廟與天無涉然則天宗之訓自樹一義可也謂爲毛意其橫恐更甚于孔氏矣一

烈假不瑕 烈假不瑕毛未發傳鄭箋云厲假皆病也瑕已也孔疏謂鄭謂烈假爲厲痕故云皆病瑕已釋詁

文紬義云箋于破字每云讀爲某字此不言烈讀爲厲假讀爲痕則鄭所據經本作厲痕也烈與厲古字通

而假痕俱从段聲音同者義必通故箋以烈假爲病也案此說近是至瑕之訓已雖本爾雅而云厲痕不已

與上不殄義複朱子集傳故訓烈爲光訓假爲大而瑕字則作瑕玷之瑕訓過也謂此承上文言文王之德

如此故其大難雖不殄絕而光大亦無玷缺如此解則此二句正與肆不殄厥愠亦不殄厥問一例優子舊

說多矣東萊讀詩記亦同此意

古之人無斃 古之人毛傳鄭箋皆以爲指古昔聖君非指文王也王子雍謂文王性與古合亦是借古人以

美文王耳自李氏以爲指文王而東萊讀詩記復引典謨稽古證之於是朱子亦就文王說斃如服之無斃

之斃言一時人材皆得其所成就蓋由其德純而不已輔氏廣朱氏公遷均主此義斃訓厭斃本于毛鄭古

之人無厭于有名譽之俊士之文然經典釋文以此爲王肅語孔疏亦謂斃字經本有作擇者稽古編謂唐

世詩學有韓毛二家疏云作擇而不言是韓詩意古本毛詩原有斃擇兩文鄭主述毛各據一字立解後儒

傳寫誤勦王語入傳遂以王說當毛義而目鄭爲易傳幸擇字尙存他本故不疑鄭爲改經也案作擇字則

此句是言古人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以化臣下故此士皆有名譽成俊髦義較斃字爲直捷矣

上帝者之 上帝者之毛訓者爲惡鄭訓者爲老孔疏人皆惡已爲老故者爲惡也此蓋欲會通兩家之說然

鄭謂天須假此二國養之至老而孔以人皆惡已釋之不惟非傳意並非箋意矣朱子集傳引或說訓者爲

致此本武頌者定爾功毛傳較爲有理但解致之爲所欲致者似無歸着朱氏公遷謂致猶取也上帝者之



言其德爲上帝之所取朱氏善又以耆爲耆定之耆云彼商失道天之絕之久矣故求之四方之國其未得之也則于是而尋究之于是而謀度之其既得之也復于是而耆定之于是而增大之二說義皆明通而朱氏善尤詳盡但頌以耆定連文此單言耆恐耆定亦非詩之本意也

其菑其斃 毛傳木立死曰菑自斃爲斃正義引釋木云立死菑斃者斃又云自斃者生木自倒枝義覆地爲陰斃故曰斃也爾雅直云斃者傳以其非人斃之故曰自斃納義云今爾雅木自斃神立死菑斃者斃釋文引爾雅木自斃神斃者爲斃明毛傳與爾雅異也而正義云云若不知爾雅上文有木自斃神一句豈孔所據爾雅斃者斃句斃作斃歟然孔與陸同時爾雅釋文採諸家何以不載孔殆順傳爲說耳毛傳與爾雅前後不可知縱使爾雅在前而神字非詩所有菑斃二字正與詩同故毛傳斃爲斃斃即斃之或體說文斃顛仆也菑爲立死則斃爲仆死枝柯枯朽槓塞道路故曰斃也案斃韓詩作殪云因也困高填下也亦爲死木死木之訓與毛傳義同孔氏生木自倒之言洵順傳爲說者矣

其灌其樹 毛傳灌叢生也樹榦也爾雅釋木樹榦郭璞注榦似榦榦而庫小子細如栗可食今江東呼爲榦栗形疏引陸說云葉如榆木理堅韌而赤可爲車轅又云即禮記內則芝榦是也釋文引陸疏亦云今人謂之芝榦如形疏及釋文則樹即芝榦矣然內則芝榦正義以爲無華而實者名榦芝屬也本草別錄云木生者爲榦地生者爲菌是芝榦乃芝菌之類與似栗之榦別此詩正義引陸疏不云芝榦意似從郭注第以經義求之二榦皆不可以解此詩蓋榦榦榦皆木名而菑斃灌榦爲一類菑爲立死斃爲自斃灌爲叢生何獨于樹而以爲榦朱子集傳以行生者釋之文義乃成一律或據說文榦字云榦也从水剡聲引詩其灌其榦其榦字云屋榦上標从木而聲爾雅榦謂之榦說文用毛氏古文榦榦二字列于榦榦之下榦榦榦榦之上初不以爲木名此傳榦榦當謂木之枝格相交上承下附狀如榦榦侏儒者耳此說亦有據而要若不若集傳行生之訓爲簡明也

串夷載路 串夷載路諸儒說各不同毛傳串訓習夷訓常路訓大意謂周家行習此常道至文王則益大故天意徙就之王肅述毛以載路爲訓大路是以路爲當路之路鄭箋則以串夷即混夷西戎國名而程子又以載路爲滿路于是朱子集傳既以串夷載路爲未詳而又引或說以爲混夷滿路而去蓋兼取鄭及程子之訓也案釋文串古患反一本作患或云鄭音患玉篇串字云或爲貫遺是串即慣字通作貫故毛訓爲習

然習行常道至文益大義灑而晦鄭作混夷以混夷駢矣之文例之駭是奔突正與載路之意相符然則朱子之棄傳從箋其見卓矣至王肅大位之說昔人已駁之不足致辨

比于文王二句

毛傳經天緯地曰文比字無訓鄭箋云王季之德比于文王無有所悔也正義述毛以爲言

此王季之德比于經天緯地文德之周王其德無爲人所悔恨者此以文王之德不爲人恨而王季德可以

比之也夫世有稱人子而美其似父者矣未有稱父而美其似子者後儒知其說不可通故呂氏讀詩記用

李氏說謂後世亦繼其德比于文王比字就後人言朱子集傳則以比爲上下相親之意比于猶至于謂王

季之德能此六者至于文王而其德猶無遺憾說可謂深切著明矣稽古編據左傳釋此文字爲九德之一

與八德同例謂文乃美德之泛稱不專指溫號所謂文王當如劉炫可比于上代文德之王之義紬義又以

比字當讀爲漢志曰南郡比景縣之比庇蔭也言王季以此德庇蔭于經天緯地之文王也案以文王爲泛

侵阮祖共

侵阮祖共傳箋異說毛以阮共旅爲周地名而訓祖爲往鄭以阮阻共爲三國名而下文祖旅爲

阻國之旅毛以阮共爲密人所侵而文王退之鄭以阮祖共爲密人之黨而文王侵之種種差互如此後儒

或從毛或從鄭訖無定論以經文斷之上言密人不蕃故敢拒大邦而後繼之曰侵阮祖共則侵阮而至于

共者自是指密人言侵阮祖共下乃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則王之怒正以其侵阮祖共之故乃赫然與師

若以侵爲文王侵阮祖共三國則文義顛倒爲不詞矣况竹書紀年明云帝辛三十二年密人侵阮西伯帥

師伐密三十三年密人降于周師遂遷于程紀年之書真僞不可知而出于晉代其說如此可徵毛傳之不

度其鮮原

毛傳小山別大山曰鮮鄭箋度訓謀鮮訓善謂始謀居善原平曠之地亦在岐山之南居渭水之

側紬義云鮮原即公劉篇嚙原彼傳云小山別大山也月令鮮羔開泳呂覽作獻羔是鮮獻古字通也傳讀

獻原爲鮮原故兩處訓同度字毛不爲傳首章度訓居此與居岐對言亦當爲居自太王居岐傳至文王漆

沮之間生齒日繁漸徙而出文王之宅鮮原蓋亦久矣經于此晉之者因首章次章尙未明文王居在何處

故于此表之傳無此時別起都邑之意正義述毛爲謀度強同于箋非也案鮮原之訓如毛傳是凡小山旁

之平地即鮮原如鄭箋則鮮原即善原初無一定之名也以下文有居岐在渭云云故箋以爲在岐山之南

渭水之側而王義釋箋亦以爲去齋都不遠乃又據皇甫謐言文王徙宅于程卽此時夫程邑漢之安陵而安陵今之咸陽在西安西北五十里去岐山東約三百里豈得爲不遠乎正義所言未免自相矛盾矣或又見周書和寤解有王田乃圖商至于鮮原及紀年帝辛五十六年周始伐殷秋次于鮮原以爲此鮮原之證不思曰圖商曰伐殷則其爲鎬京出師東行之路可知未有商紂在東而師乃西行轉由岐山舊都之理是二書亦未可爲鮮原之的據也

不長夏以革 不長夏以革 傳以爲未詳毛公舊說訓革爲更謂不以長大有所更孔氏取孫王二家之說述之謂不以年長大有所變革于其幼時言其天性自然少長如一也鄭康成以此爲中人以上所能不足以美文王故不用傳說呂東萊謂此句與不大聲以色文同訓詰亦常相似聲以色謂聲音與笑貌也夏以革謂侈大與變革也此以不長夏以革爲不縱私意也戴氏詩考正以聲與色謂言貌夏與革當謂威力不大不暴著之也不長不尊尚之也夏如方言凡物之壯大者愛偉之曰夏革如爾雅錯革鳥曰旻之革有猛急意此以夏爲威播遠大革爲兵力強勇言諸侯服其明德而不事于以威制以力服也或以長爲君長夏爲中夏革卽兵革謂不以兵革之力迫脇中夏而爲之長意亦與詩考正爲近然與上句文例不協

御纂詩義折中故獨采呂氏說

詢爾仇方

毛傳訓仇爲匹孔疏申之曰詢謀于女四已之臣以問其伐人之方此解甚得毛意謂仇爲匹者猶冤置之好仇假樂之羣匹也自鄭用怨耦曰仇之訓後儒遂以崇侯譖西伯事證之稽古編謂如此則文

王此舉乃爲修怨而動且忿兵非義兵也何以爲聖人哉且以此章文義論之仇方兄弟皆其事之人也鉤援臨衝皆攻敵之具也同其詢謀備其器械然後可以伐人詩語本有倫次若以詢仇爲征伐則方言伐人愈及親親說言親親又言征伐語雖亂無章矣案後漢伏湛言文王征伐詢之同姓謀于羣臣引此詩爲證夫湛主齊詩者也而說與毛同則傳義之當誠有如稽古編所云者矣

與爾臨衝

毛傳臨衝車衝衝車也孔疏兵車有作臨衝車衝車之法墨子有備衝之篇如臨衝俱是車也朱子

集傳臨衝車在上臨下者也衝衝車從旁衝突者也皆攻城之具此用傳疏義也或謂臨當作隆隆車高車也巢車之類鹽鐵論所云衝隆不足爲強高城不足爲固是也臨衝韓詩本作隆衝後漢避帝諱改隆爲臨如隆慮改爲臨慮伏隆改爲伏盛皆爲避諱故也孔穎達以爲臨下之名失之案臨本作隆說誠有據然



隆車爲高車具有臨下之義孔氏解于經旨初無違戾故集傳從之一說隆車陷陣之車也以其隆然高大因曰隆車卽衝車也隆衝非二物引說文雖陷陣車也从車重聲爲證以上文以爾鈞援例之鈞援爲一器則臨衝爲一車句法亦自相配當存之以備一義

是類二字 類祭名毛傳于內曰類孔疏王制言類于上帝則類祭祭天也祭天而謂之類者尙書夏侯歐陽說以事類祭之在南方就南郊祭之也類與雅作禱郭注亦引類于上帝釋之周禮肆師類造上帝後鄭云爲兆以類禮類禮謂依郊祀而爲之者是祭上帝爲類也然小宗伯云四類亦如之注云四類日月星辰運行無常以氣類爲之是祭日月星辰亦爲類也小宗伯又云凡天地之大數類社稷宗廟則爲位後鄭云祈禱禮經類者依其正禮而爲之是祭社稷宗廟亦爲類說文所謂以事類祭是也就諸說觀之類之名同類之實不一此經所指當指類上帝言司馬法曰將用師乃告于皇天上帝其切證也以祭之于郊尙未至所征之地故毛云子內曰類也

是禡二字 毛傳于外曰禡王制地于所征之而鄭注云禡師祭也爲兵禱其禮亦亡周禮肆師云祭表貉則爲位後鄭云貉師祭也然謂爲千百之百於所立表處爲師祭祭造軍法者禱氣勢之倍增也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又句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號注云貉亦爲禡後鄭云田者習兵之禮故亦禡祭周禮以禡爲貉聲之轉也應劭漢書注至所征伐之地表而祭之謂之禡禡者馬也馬者兵之首故祭其先神也案應氏此說以禡字從馬故望文生義耳不知馬祭謂之伯吉日之既伯是也既伯既禱是馬祭是類是禡是師祭爾雅具有明文何得混爲一乎韻會于禡字注引吉日詩殆因應說而誤耳又肆師鄭注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蓋者疑詞或者存異說也集傳合之亦失先儒之旨至大全引漢高帝祭黃帝蚩尤于沛庭以爲證夫漢興之初諸事草創使其果據典禮鄭不當爲疑詞矣

不日成之 不日成之毛傳云不日有成也鄭箋謂不設期日而成之二義不同正義箋傳合述以箋爲申傳非也箋言不設期日是照經始勿亟爲說卽稍邪卿孟子注不與之相期日限章昭國語注不課程以時日之意也傳言不日有成則朱傳不終日而成之說也後儒疑臺召工作自有次第非可雜然施力人夫雖衆豈有不終日而遂可成之理彼靈臺之靈本指文王之德音神之精明者稱靈鄭云文王化行似神之精明卽說苑所謂積愛爲仁積仁爲靈是也以文法求之若既成功下文不應復言經始勿亟主鄭說者其是然

文選東京賦經始勿亟成之不日薛綜注云不用一日即成之是亦毛氏意可見從傳說者不獨晦翁一人爲然矣

於樂四禮

於釋文音鳥樂音洛辟靡正義第云宮名後儒說韓詩者以辟靡爲天子之宮以教天下春射

秋饗尊事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之內說左氏者以天子靈臺在太廟之中墜之以靈沼謂之辟靡王制天子曰辟靡說者以爲辟靡大射行禮之處水旋邱如璧以節觀者故曰辟靡振鷺詩于彼西靡說者以靈爲

澤蓋即旋邱之水而其學卽所謂澤宮也蘇氏則據莊周言文王有辟靡之樂遂以辟靡爲樂名朱子集傳兼采王制注及蘇氏樂名之說案靈臺詩叙臺池苑囿中間忽勦入學校文義不倫故諸儒多疑之而正義

述毛云子是作樂在此辟靡宮中是於辟靡中作樂亦非樂卽名辟靡也合諸說參之辟靡本宮名及周有天下遂取以名天子之學而諸侯不得立焉而大射亦于是行禮故學者各據所見爲言不計其非詩之本

瞽瞍

瞽瞍公 毛傳有眸子而無見曰瞽無眸子曰瞽韓詩薛君章句謂無眸子曰瞽瞍子具而無見曰瞽與毛

說相反案春官瞽瞍鄭司農注周語韋昭注顧野王玉篇訓義皆與毛同釋文引字林亦曰瞽目有眸子無珠也說文云瞽童瞽也一曰不明孔疏瞽瞍然無所見故知有眸子而無見瞽有眸子故知瞽當無據此諸說

則詩薛注爲非是也然此亦說詩者過求分晰耳其實瞽與瞽皆瞽者之通稱故或曰瞽瞍或曰瞽瞍也公公事卽作樂之事也言聞鼙鼓之聲而知瞽瞍方奏其事也

下武維周

毛傳武訓維鄭箋下訓後孔氏正義中之曰居下世卽是在後故云下猶後也言後人能繼祖者

惟周家最大謂太王季文王稍稍就盛者也朱子集傳以下義未詳引或說下當作文下武維周言文王武王實造周也稽古編云全詩之義皆稱美武王而此章言其能配三后故先以三后發端末句方及武王

哲王卽三后謂太王季文王也下武王述三后之美言周家相繼而益盛世有明哲之王今三后雖歿而精氣猶在天武王能配行其道也四語本有倫次若首句卽立舉文武通章文義皆雜亂無章矣案文王在三后中以下武爲文武子義爲復誠有未安然集傳先云下義未詳乃引或說繼之則朱子之意初不以作文王解者爲至是也若嚴華谷謂下武爲不尙武功更非詩旨不足據矣

築城伊瀋二句

毛傳瀋成瀋也匹配也鄭箋方十里曰成瀆其瀆也又云築豐邑之城大小適與成偶大于

諸侯小子天子之制正義天子之城九里十二里鄭有兩解以爲九里者據匠人營國方九里之文而推之也。以爲方十二里者據與命國家以命數爲節之文而推之也。匠人典命俱是正文故兩存之。鄠城十里過于九而不及十二故曰大于諸侯而小子天子。毛詩細義據周書作維解言周公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城方千六百二十丈以方一里三百步每步六尺計之九里得二千七百步爲千六百二十丈與作維解合。又據匠人注云方十里爲成成間容一甸甸方八里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溝洫云云謂築城伊瀆其間實止有一甸之地其外以爲溝洫是豐城八里爲小子天子九里也。稽古編亦以從匠人注說爲是。是孔氏于此尙未辨正也。又瀆字說文云疾流也从水或聲洫云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从水血聲以傳箋推之此詩洫字當從洫築城伊瀆舉瀆以見成也。成方十里豐城虛數與之相協故曰匹舊說本明後人自生

時纘姜嫄

以下生民之什 毛傳姜嫄姜姓后稷之母配高辛氏帝焉鄭箋姜姓者炎帝之後有女名嫄當

堯之時爲高辛氏之妃正義謂箋本命歷序帝嚳傳十世則堯非魯子姜嫄不得爲帝嚳之妃引張融說堯有賢弟七十不舉須舜舉之以明稷非堯弟案唐虞以前世紀莊味誠難臆度然周人禘魯郊稷禮有明徵卽有邵家室傳云堯見天因邵而生后稷故國后稷于邵是堯時稷已爲諸侯矣周本紀亦言堯舉棄爲農師何嘗不用又書稱后稷后者國君之稱其早在位也明甚稷在八元一家之說未可據爲定論融又言帝嚳聖夫姜嫄正妃配合生子人之常道詩何故歎其母不美其父且周魯何殊特立姜嫄之廟也此駁尤未的細義云詩人之詞例得專美思齊太任文王之母不美王季若執魯頌謂稷但有母亦將據思齊而謂文王無父乎至姜嫄有廟者周自后稷世爲諸侯天子非所宜祖不廟后稷亦不廟姜嫄闕宮詩引孟仲子說以爲禘宮是姜嫄因郊禘而生子後王以爲嘉祥而祀之禘宮以配上帝蓋自虞夏以來然矣周以先妣之親仍而不毀實非殊特立之也觀此則毛傳未可破除鄭箋說分別觀之可也

履帝武敏

毛傳訓履爲踐帝爲高辛氏武迹也敏疾也言從帝而見于天將事齊敏也鄭箋乃以帝爲上帝

敏爲擗言祀郊禘之時有大神之迹姜嫄履之足不能滿履其擗指之處心體歆歆然如有人道感己者子是遺有身其說近于怪誕蘇明允以下率多誦之然武迹敏擗見于釋訓爾雅正典已爲是言且以下文觀之使后稷之生果係人道之常何至見疑而棄之子臨菴棄之于平林又棄之子寒冰乎況古之神聖靡不